



白牙

White Fang

(美) 杰克·伦敦 著 孙琳 译



被神所眷顾的狼——白牙啊，
你曾憎恨这个世界吗？
你爱着这个世界吗？

四川出版集团·四川文艺出版社

白牙 White Fang

(美) 杰克·伦敦 著

译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藏书章



I712.44
LD2.10

四川出版集团·四川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白牙/(美) 杰克·伦敦 (London, J.) 著; 孙琳译.
成都: 四川文艺出版社, 2008.5
ISBN 978-7-5411-2672-7

I. 白… II. ①杰…②孙… III. 长篇小说-美国-近代
IV. I712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033622 号

白 牙

BAI YA

杰克·伦敦 著
孙 琳 译

责任编辑 金 欣 李元一
封面设计 高修远 樱 织
版式设计 史小燕
责任印制 晋 冰
责任校对 文 诺等

书 号 ISBN 978-7-5411-2672-7
开 本 880 mm×1230 mm 1/32
字 数 188 千
印 张 7.5
版 次 2008 年 5 月第一版
印 次 2008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
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 (成都市槐树街 2 号)
四川文艺出版社
电 话 (028) 86259285 [发行部] (028) 86259303 [编辑部]
邮政编码 610031
网 址 www.scwys.com
印 刷 成都蜀通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定 价 22.00 元

版权所有, 违者必究, 举报有奖。举报电话: (028) 86697071 86697083
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。电话: (028) 86259301

目 录

第一卷

- 01 食物的踪迹 003
- 02 母 狼 012
- 03 饥饿的嗥叫声 024

第二卷

- 01 牙齿的搏斗 037
- 02 狼 窝 048
- 03 灰狼崽 057
- 04 世界的墙壁 063
- 05 肉食的法则 074

第三卷

- 01 造火者 083
- 02 被奴役 094
- 03 流浪者 103
- 04 神圣们的行踪 108
- 05 契 约 114
- 06 饥 荒 123

第四卷

- 01 它是同类的仇敌 135
- 02 疯狂的神 145
- 03 可恨的统治 154
- 04 濒临死亡 160
- 05 不屈服 173
- 06 仁慈的主人 180

第五卷

- 01 漫漫长路 197
- 02 南 国 204
- 03 神的领地 211
- 04 同类的呼唤 222
- 05 睡梦中的狼 229



PART ONE

..... 第一卷

White Fang

01 食物的踪迹

黑色的云杉树阴郁地立在结冰的河道两侧，
树木上覆盖的白霜已经被近日来没停过的
风所吹落。那些树木相互依偎着，在逐渐暗淡了的光
线下，显得阴森可怕，充斥着不祥之兆。无边的沉寂
统治了这片土地。土地本身也充满了荒凉，没有生
气，也看不出什么动静，是如此的孤寂与寒冷，以至
于它的灵魂甚至连那样的悲伤都失去了。那其中有着
一种暗藏的笑，但那是一种比任何悲伤更为可怕的
笑——像斯芬克斯的微笑一样阴郁的笑、一种冷若冰
霜的笑、带有绝对冷酷的笑。这是有权嘲笑生命的无
可奈何与抗争的，那种专横与不可言传的永远的智
慧。这就是荒野，那种原始的、冷漠的北国荒野。

但是，就在这片土地上，到处都存在生命与挑战。
沿着结冰的河道，艰难地跋涉着一群狼狗。它们的
身上结着白霜——它们呼出的热气刚离开嘴便在空
气中凝结了，如水蒸汽的浮沫般被喷向前边，又落在

它们的躯体上，形成霜的晶体。那些狗们身上都套上了皮质挽具，并通过皮挽绳将它们与拉在身后的雪橇相连。那雪橇是用一只结实的桦皮舟改制而成，不带有滑行装置，所以整个表面都贴在雪地上。雪橇的前端像一个卷轴一样向上翘起，为的是让雪橇滑行时能压下前面像波浪一般涌动的松软的雪的怒潮。在雪橇上，被牢牢地捆绑着的是一个既长又窄的长方形木箱。雪橇上还有些别的东西——毛毯、一把斧子、一只咖啡壶、一只长柄平底锅，但显而易见，占据大部分空间的是那既长又窄的长方形木箱。

在狗的前面，一个穿着宽大雪鞋的男人，正艰难地跋涉着；在雪橇的后边，艰难地跋涉着第二个男子；在雪橇上那个木箱子里，则躺着第三个男子，他的苦役已经结束了——一个被荒野征服击败，再也不能运动和挣扎的人。爱好运动那不是荒野的性格。生命对于荒野是冒犯，因为生命是运动，而荒野的目标始终就是要消灭运动。它冻结了水以阻止其奔流入海；它把树液挤压出树体，由外到内直至把强有力的树心也冻结了起来；而且那最残忍、最可怕的事，就是荒野蹂躏和折磨谦恭的人类——人类，在反抗“一切的运动最终都归于运动的终止”的格言中，是最不安分的生命。

但是在一前一后，无所畏惧而又不屈不挠地跋涉着两个生命还没有结束的人。他们的躯体上都披着毛皮和鞣制得软软的皮革；睫毛、脸颊和嘴唇却结上了那么多的源于其呼吸的冰晶，以至于连他们的面孔也无法辨别了。这赋予了他们幽灵般的假面舞会的外观，成了在鬼怪世界中的某个鬼怪葬礼的承办者。但是即便如此，他们仍是洞察那荒凉的含有讥讽的沉寂土地的人，是专注于非同寻常的冒险经历的微不足道的冒险家，敢于让自己挑战一个如同宇宙的深渊一样遥远、陌生和无生气的世界的力量。

为了让自己不至于因身体的负重而喘不过气来，他们一声不吭地费力跋涉着。在他们四周的每一面，都是向他们逼近的切实存在

的沉寂与压力。这种沉寂与压力，就像那影响潜水者身体的复杂的深水环境那样，影响着他们的情绪，用永恒的巨大重力和不可改变的天意压向他们，把他们压入到他们自己精神的某个遥远的隐秘处，又像榨葡萄汁似的把他们所有虚假的热情、得意扬扬以及人类灵魂中不适当的自尊都挤压了出来，直到他们认识到自己的有限与渺小，如尘埃与微粒，在巨大的、不可知的要素和力量的表演与相互影响中，无所适从地盲目运动着。

一个小时过去了，又是一个小时，当一声来自远处的模糊的嗥叫出现在寂静的空气中时，那短暂的、没有阳光的白昼中苍白的光线便开始消退。嗥叫声迅速地升高，直至其最高音调，此时，那声音持续着、颤动着，声音中透出紧张，接着又慢慢地消失了。这嗥叫如果不是充满了某些可恨的残忍和饥饿的渴望，或许就是已经失去了灵魂的哀号了。走在前面的那个人将头转向后边，直到目光与后面人的目光遇到了一起，接着两个人便隔着那狭窄的长方形木箱相互点了点头。

第二声嗥叫又出现了，以针一般的尖锐刺耳划破了四周的宁静。那两个人同时确定了发出嗥叫声的位置，那位置就在背后，在他们刚刚经过的宽阔的冰雪地带的某个地方。第三声以及做出回应的嗥叫也出现了，同样是在背后以及第二声嗥叫的左边。

“它们在跟踪我们，比尔。”走在前面的那个人说道。

他的声音听起来很嘶哑，而且走了调，他显然是费力地说这话的。

“肉食不充足，”他的伙伴回答道，“好几天我都没有见到一只野兔。”

自此之后，他们便没有再说话，尽管对于那些在他们身后持续出现的捕猎的嗥叫声，他们的耳朵是敏感的。

天色全黑下来时，他们将那些狗赶进河道边的一小片云杉树林

中，在那里安排了一个露营地。在营火边的棺材，便被用作了坐凳和餐桌。那些狼狗们拥挤在营火一边的较远处，相互咆哮和争吵着，但却没有表现出要留在那黑暗之中的倾向。

“在我看来，亨利，他们待得离露营地相当的近了。”比尔发表了看法。

亨利面对营火蹲着，把一块冰放进咖啡壶里，点了下头。直到他坐在了棺材上开始吃东西时，才开口说话。

“它们明白在什么地方它们的皮是安全的，”他说道，“它们得很快吃东西，而不是被吃掉。它们相当的聪明，这些狗。”

比尔摇摇脑袋：“噢，我不知道。”

他的伙伴好奇地看着他：“这是我头一回听你说它们不聪明的话。”

“亨利，”另一个人说道，一边沉思地用力咀嚼着含在嘴里的豆子，“在我喂狗时你注意到了它们争抢的样子吗？”

“它们胡闹得更厉害了。”亨利确认道。

“我们有几只狗，亨利？”

“六只。”

“那么，亨利……”比尔停顿了一会儿，为的是让他的话显得更重要，“如我刚才所言，亨利，我们有六只狗。我从鱼袋里取出六条鱼，我给每只狗一条鱼，可是，亨利，我却发现少了一条鱼。”

“你数错了。”

“我们带了六只狗，”另一个人冷静地重复道，“取出六条鱼。但独耳朵没有得到鱼。后来我走回到鱼袋那儿，又拿了一条。”

“我们只有六只狗。”亨利说道。

“亨利，”比尔继续说道，“我不是说它们全是狗，但是它们都吃了鱼，总共有七只。”

亨利停止了咀嚼，朝营火那边望去，数了一遍狗。

“现在只有六只。”他说道。

“我曾看见另外一只穿过雪地跑走了，”比尔冷静而又肯定地宣布道，“我曾看到了七只。”

他的伙伴同情地看着他，说道：“等到这个旅行结束时，我会非常地高兴。”

“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我的意思是，我们这一路的经历已经刺激到了你的神经，而且你开始产生幻觉了。”

“我也曾这样认为，”比尔神色凝重地答道，“因此当看见它穿过雪地跑走时，我顺便看了下雪地，看到了它的脚印。然后我数了一下狗，仍旧是六只。那脚印现在还在那里，你想看看那些脚印吗？我将会指给你看。”

亨利没有回答，只是沉默地咀嚼着，直到食物被吃完，他才以一杯咖啡结束他的咀嚼。他用手背擦擦嘴巴，说道：“那么，你认为实际上……”

从黑暗中的某处，发出了一声长长的哀号，极其凄惨，打断了他的话。他停了下来去听那声音，然后朝叫声的地方挥了挥手，结束了他的话语，“——它们中的一只？”

比尔点了点头：“我看得清清楚楚，不会有错的。你自己也注意到了那些狗的吵闹声。”

一声接一声的嗥叫，还有应答的嗥叫，正将四周的宁静搅成了一片混乱。嗥叫声此起彼伏，从每个方向响起。那些狗们拥挤成一团，流露出了它们的恐惧，而且是那么近地趋向于营火，以至于它们的毛都被火温烤焦了。比尔在点燃他的烟斗前，又往营火中投掷了更多的木柴。

“我想，你有点儿垂头丧气了。”亨利说道。

“亨利……”比尔在继续说下去之前，抽了一会儿烟斗，“亨

利，我在想，同你和我相比，他该是一个怎样的幸运者了。”

他用拇指戳着他们正坐着的木箱子，暗示他说的是那第三个人。

“你和我，亨利，当我们死的时候，如果有足够的石头压在我们的尸体上，将狗与我们隔离开，那我们就算是幸运的了。”

“但是我們不像他那样，拥有人力和钞票，以及所有其他的一切，”亨利回答道，“长途的葬礼是你我完全承受不起的负担。”

“我能有什么，亨利？像这样的家伙是什么样的人？在他的国家那是一个老爷一类的人物，是从不会为食物和毛毯发愁的人。他为什么要到荒凉的地球的尽头来——那是我根本闹不明白的事。”

“要是他待在家里，他也许能平安活到老的。”亨利赞同道。

比尔张开嘴巴要说什么，但是他又改变了主意，取而代之的是指着从每一面压向他们的黑夜的墙壁。在全然的黑暗中没有暗示，仅可以看见一双像点燃的煤球似的闪烁着的眼睛。亨利用自己的脑袋指出了第二双眼睛，还有第三双。一个由无数闪烁的眼睛构成的圆圈已经环绕起了他们的露营地。不时地，有一双眼睛在移动着，或者消失一会儿工夫后，又再次出现了。

那些狗的焦躁不安已在增长，并且在突然而来的恐惧的巨浪中跑向了营火旁，讨好地匍匐在主人的腿边。在慌乱中，一只狗曾被挤翻在了营火的边缘，当那被烧焦的皮毛的气味充斥在空气中时，由于疼痛和恐惧而发出了尖声的嗥叫。这一骚动使得那眼睛的圆圈慌张地移动了一会儿，甚至后退了一些。但是，当那些狗们变得平静了时，那眼睛的圆圈便再次安定了下来。

“亨利，没有了弹药真是该诅咒的不幸。”

比尔已经享受完了他的烟斗，正帮他的伙伴忙着在云杉树枝上展开他们毛皮床铺和毯子，那些树枝是他晚餐前就在雪地上铺好了的。亨利咕咕哝哝着什么，开始解开自己的鹿皮鞋。

“你说过你还剩下多少弹药筒来着？”他问道。

“三个，”这便是回答，“不过我希望那是三百个。那样的话，我就要给它们看看那是干什么用的，该死的畜生！”

他愤怒地朝那闪烁的眼睛挥了挥拳头，便把他的鹿皮鞋安全地支在营火前边。

“我希望这种情况立即结束，”他继续说道，“现在气温在零下五十度已长达两个礼拜了。亨利，我希望我从未开始这个旅程，这样的情形我看也不想看一眼了，不知为什么，我的感觉很糟糕。而且当我这样想的时候，我希望这个旅程已结束，已完成了，你和我现在正坐在麦克加利城堡里的炉火旁玩着克里比奇纸牌——这就是我所希望的。”

亨利咕哝着爬进了床铺。他刚进入梦乡，就被他伙伴的声音唤醒了。

“你瞧，亨利，那另一只进来了，并且吃掉了一条鱼——为什么那些狗不攻击？那正是让我懊恼的事。”

“你懊恼得太多了，比尔，”那睡眠惺忪的人作答道，“你以前从没有喜欢过这样的事。现在就闭上嘴巴，睡觉去，明天早上你会平安无事的。你的胃有毛病了，这才是让你懊恼的事。”

那两个男子盖着一床毯子，肩挨着肩睡着了，打着沉重的呼噜。营火已经灭了下去，那些闪烁的眼睛缩小了它们围在露营地的圆圈。那些狗们恐惧地挤在一起，当一双眼睛走近时，便不时发出恐吓的吼叫声。有一次它们的喧嚣声变得那么大，使得比尔醒了过来。为了不干扰他伙伴的睡梦，他小心地下了床铺，向营火上投掷了更多的柴火。营火开始烧旺了时，那眼睛的圆圈便又后退得远了些。他偶然地朝那挤作一团的狗们瞟了一眼，又揉了揉双眼，以比较锐利的目光看了看它们，然后钻回到毯子下面去了。

“亨利，”他说道，“噢，亨利。”

亨利从睡梦中醒来，呻吟了一声，接着询问道：“出了什么事？”

“没什么，”比尔回答道，“只不过它们又是七只了。我刚刚数过了。”

亨利却再次进入睡梦中，只是一边打着呼噜，一边咕咕哝哝地表示他接收到了这个消息。

第二天早晨，亨利第一个醒来，便把他的伙伴赶下了床铺。尽管时间已是六点钟，但要见到日光，那还是三个小时后的事。亨利在黑暗中来来去去地准备早餐，比尔则忙着卷起毯子，把雪橇准备好，以便捆绑物品。

“你说，亨利，”他突然问道，“你说我们有多少只狗？”

“六只。”

“错了。”比尔得意地宣布道。

“又是七只了？”亨利怀疑地问道。

“不，五只，不见了一只。”

“老天！”亨利愤愤喊了一声，把做饭的事丢在一边，而忙着去清点狗的数量了。

“你说得对，比尔，”他得出结论道，“法迪不见了。”

“一旦逃走，便像闪电似地不见了。连它的影子也不会见到了。”

“根本没机会了，”亨利也作出结论说道，“它们把它活活地吞下去了。我敢打赌，当进了它们咽喉时，肯定还叫唤了来着，那些该死的畜生。”

“它一直就是一只蠢狗。”比尔说道。

“但是没有哪只蠢狗会足以愚蠢到以那样的方式去干自杀的事。”他以一种能立即概括出每只动物显著特征的投机者的眼睛，朝那几只剩下的狗望过去，“我敢说，任何其他的狗都不会这么

干的。”

“凭着一根棍棒是不能把它们从营火旁赶走的，”比尔赞同道，“总之，我一直在想，对于法迪，我们一定有做得不对的地方。”

于是，这便成了有关北国行踪的一只死狗的墓志铭——比许多人和许多其他狗的墓志铭都富有内涵。

02 母 狼

用过了早餐，将简单的露营地用品捆绑到雪橇上之后，那两个人便离开了烧得正欢的营火，走入了黑暗之中。那些惨烈的嗥叫声立即又一次响起了——一声接一声地穿过黑暗与严寒，此起彼伏，相互呼应着，而人的谈话却停了下来。白日在九点钟的时候才开始到来，到了正午时分，南边的天空因为出现了玫瑰色而变得温暖，标志着介于正午的太阳和北部世界之间的地球的隆起处之所在。但是那玫瑰色很快就退去了，灰白色日光则一直延续到三点，随后也消失得无影无踪。于是，北极夜晚的帷幕便降临到那孤独、沉寂的土地上。

随着黑暗的来临，在他们左右两侧以及身后，那追猎的嗥叫声便愈加逼近了——是如此的近，以至于不止一次地，它们送来了遍及跋涉的狗们全身的恐惧的巨浪，把它们投进了失去常态的惊慌失措之中。

当比尔和亨利使得狗们恢复了工作常态后，作为

对这样一种恐惧的结论，比尔说道：

“我希望它们在别的什么地方捕猎，别来干扰我们。”

“它们确实弄得人神经紧张。”亨利表示出了同感。

此后他们便没有再说话，直到准备好了露营地。

亨利正弯着腰往咕嘟作响的一罐豆子中加着冰块，这时，他被一阵殴打声所震惊，还有来自比尔的一声惊呼，以及来自于狗中间的疼痛的刺耳的尖叫。他立即直起身来，便看见一个模糊影子穿过积雪消失在了黑暗的庇护中。接着他看见比尔站在狗中间，一半是得意扬扬，一半是垂头丧气，一只手中握着根结实的棍棒，另一只手中抓着一条连着部分身躯的干马哈鱼的尾巴。

“它得到了鱼的一半，”他说道，“但是我同样给了它一记重击。你听到它的尖叫声了吗？”

“它看上去像什么？”亨利问道。

“看不清。但它有四条腿，一张嘴，还有毛，看上去像任何一只狗。”

“我想，一定是只驯养过的狼。”

“该诅咒的驯养的东西，不管是什么，它在喂食时溜了进来，为吃鱼挨了揍。”

那个夜晚，当他们吃完晚饭坐在那个长方形的箱子上抽着烟斗时，那闪烁的眼睛的圆圈把他们甚至包围得比以前更紧了。

“我希望它们在追猎一群驼鹿或什么东西，别来烦我们。”比尔说道。

亨利用完全没有情感的声调咕哝着什么，而且有一刻钟的时间，他们只是一声不吭地坐着。亨利目不转睛地盯着营火，而比尔则盯着在火光那边的黑暗中燃烧着的眼睛的圆圈。

“我希望我们恰恰是现在正被拉进麦克加利。”他再次说道。

“收起你的希望和废话吧！”亨利突然恼怒地喊道，“你的胃又